

三城銀杏二三事

張承宗

那年我在布魯克林植物園寫生，一位老嫗一直在滿園枯葉中低頭飛快翻轉，狀似急急找尋失物……。

「Do you need any help？」我問她。

一口廣東話笑著簡潔回答我：「你係唔係香港人呀？」

看著一臉茫然的我……，「咁你係邊到的人呀？」（註）

她慈祥和藹地繼續問我從哪裡來的？知道我來自臺灣後，慢慢用英文、廣東話反覆交雜，亟欲向我說明正在找尋這種 Ginkgo Tree 的果實……；兩顆黃澄通透梅子似的銀杏果突然攤開在她皺皺的掌心，她身後整排高聳挺拔的金黃銀杏好像對著我招手，光燦燦金光穿透而下，彷彿在跌宕多姿層層疊疊蝶葉間，流瀉一地。我把速寫本暫忘一旁，跟在她身旁踱步彎腰，有如「拾穗」的身影，踩著片地金黃落葉沙沙作響，深秋滿園。

老奶奶隨後當場示範如何剝開銀杏果肉、取出果核，再就地取材拿石塊砸開，露出白橙橙的果仁，我們廣東人叫做白果，家常熬粥煲湯也可烤食……，廣東飯館不時可見，她說。我立刻想到原來這就是寧福樓的「白果烏參」、
「百合白果爆蝦仁」的原型？她遞給我一只超市蔬果塑膠袋，點頭示意我跟著她一起裝。午後斜陽將我倆的背影拖得好長，就像在澎湖白沙長岸潮間帶，跟著佝僂阿嬤撿苦螺、珠螺的祖孫背影。闔上待續的速寫本，告別老奶奶，也裝了一小袋帶回宿舍。向晚時分回到紐澤西，那晚香港室友正在烤牛排，他見狀聽原委說白果來得剛好，抓一把立刻先川燙，起鍋順勢丟進烤箱，完全港派俐落作風。那餐又是我們常有的「港臺亂搭風」，留學生生涯總是要能隨時自我滿足，行有餘力兼自娛娛人。

忘不了那晚哈德森河畔，紐澤西新港宿舍裡「老抽闖紐約客」（廣東醬油醃廉價超市牛排）飄香的味道，港臺式混搭氣味飄盪流竄在北美沁涼空氣中……。你一定想問我這意外的烤白果滋味如何？苦到難以下嚥……好像生吞黃連？是不是忘了要先把蒂頭除去？我們兩個大男生哪懂這些鮮採的食材？靚仔阿 Paul 都不懂了何況從未在南國見過銀杏樹的臺灣人？但是當晚我們還整盤嗑光，既痛宰紐約客，連苦中作樂的白果一顆都不留，除了「趁青」、還有想家的滋味！

算好時差撥對方付費電話回臺，跟未婚妻說說今晚布魯克林白果烤牛肉的成就感！翌日她等待我撥她要付費的越洋電話樂不可支地說：「大劉師父說你一定沒把薄膜剝除乾淨，鮮摘白果一定要靜置幾天後才宜下廚……」；說得我呆愣在紐澤西新港寒窗苦澀不已！不甘願遭奚落的心想妳當我來紐約修「藍帶」？！所幸太平洋另一頭飄洋過海傳來的呵呵笑聲，是一種堅定的安心力量！望著對面曼哈頓城開不夜，想望布魯克林橋那頭滿園金黃蝶舞滿天……。

其實，當天最最難忘的白果氣味還不在宿舍餐桌！而是當天回返的地鐵車廂。突然在車上驚覺乘客不時捂鼻，狀似一群「逐臭之夫」集結在此找尋獵物的神態？幸好臺灣郎恍然大悟得快，一副了然於胸、處變不驚之姿，端坐椅上不動聲色，偶爾以手摸鼻，皺皺眉頭也配合演出，一雙沾滿植物園內銀杏果肉的鞋底，那味道就如同一早出門，高聲驚訝足踩的幸運沒有兩樣！

週日晚從天母驅車返家，哈利梅根也在車上，他們借網路搜尋觀看「日本一」最終戰—總冠軍賽第二戰。突然哈利同步告知日本主播插撥關東、東北地震快報……，我則本能賴向高島平堂姊，關心詢問近況。小林桑說原來如此，臺灣竟如北國同步報導日本訊息。堂姊藉雲端捎來一幀此時此刻高島平家門前的一排高聳入雲銀杏，還有二袋北地銀杏果，因此有了今晚 **Ginkgo** 的想念，雲中誰寄錦書來……。當哈利在後座向梅根介紹小時候，媽咪都會說這種屬於他們母子的恐龍食物故事……，行經新生高架下橋，過了仁愛路就到寧福樓了。那是我們從前共同回家的方向。而中繼站的白果、松子，也都是他們兄弟倆小學課後，「寧福樓安親班」可以吃到飽的零嘴食物……。

哈利弟出生那年，我正好受邀差旅熊本城，而銀杏就是熊本市木。小小犬小名 **Jingo** 就因此而來，意義別具！如今經過東門市場，總習慣抬頭仰望金山大廈二、三樓，那些熟悉的樓窗。今晚我想來點……早已深刻味蕾久久不忘飽含回憶的好味道。

銀杏（學名 **Ginkgo biloba**），落葉喬木，壽命可達 3 千年以上。又名公孫樹、鴨掌樹、鴨腳樹、鴨腳子等，其裸露的種子稱為白果，葉稱蒲扇。屬裸子植物銀杏門唯一現存物種，和它同門的所有其他物種都已滅絕，因此被稱為植物界的「活化石」。已發現的化石可以追溯到 2 億 7 千萬年前。銀杏原產於中國，現廣泛種植於全世界，並被早期引入人類歷史。它有多種用途，可作為傳統醫學用途和食物。銀杏沒有與它相近的物種，與它最接近的現存植物是與銀杏為姊妹群的蘇鐵門。

和它相親的銀杏類植物在 2 億 7 千萬年前的二疊紀時就已經生成，屬於銀杏門。晚三疊紀時，銀杏類植物快速發展，之後的侏羅紀和早白堊紀達到了鼎

盛時期，銀杏類的五個科同時存在，除赤道外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大洲。但白堊紀後期被子植物迅速崛起時，銀杏類像其他裸子植物一樣也急遽衰落。晚白堊紀後除個別發現外，銀杏科以外的銀杏類植物已基本絕跡。晚白堊紀和古近紀，銀杏（主要為銀杏屬 *Ginkgo* 和似銀杏屬 *Ginkgoites*）在歐亞大陸和北美高緯度地區呈環北極分布，漸新世時由於寒冷氣候不斷向南遷徙，並在此之後不斷衰落。銀杏在中新世末在北美消失，上新世晚期在歐洲消失。250 多萬年前發生第四紀冰河時期，令銀杏數量繼續減少，面臨絕滅的危機，而中國南部因地理位置適合和氣候溫和，成為銀杏的最後棲息地。中國的銀杏大化石紀錄始於始新世；日本直至上新世，甚至更新世早期都有銀杏葉化石發現，但沒有發現繁殖器官。而現在的銀杏是這個門的植物中生存至今的唯一成員，因此又被稱為「活化石（孑遺植物）」。

中國人種植銀杏歷史悠久，在邳州發現一棵千年古銀杏，千年銀杏樹植於北魏正光年間，已有近 1 千 5 百年的歷史，被稱為徐州最古老的銀杏樹。因為佛教認為銀杏是聖樹，所以僧侶們在廟裡的栽種，而且養護上千年。歐洲人在 1691 年第一次見到銀杏種在一個日本廟花園。因為銀杏在儒學和佛教都很有名，日本和朝鮮也有很多人種植銀杏。1712 年，一個德國醫生把它引種到歐洲。雖然銀杏到處都有，直到近代才在中國浙江省發現野生銀杏；而西方有觀點認為這些銀杏可能不是野生的，而是 1 千多年前的僧侶種植的。

銀杏樹一般壽命很長，有「千年銀杏」之稱。樹可以長到很高大，貴州李家灣有一棵 40 公尺高，在甘肅還有一棵 60 公尺高。山東莒縣莒縣浮來山下，有一棵樹齡達 3 千多年的銀杏樹。傳說這棵銀杏樹是西周初期周公東征時所栽。史載周公東征曾到過「龜蒙」，那麼踏足浮來山也就有幾分可信。這棵銀杏樹生命力極強，至今仍枝葉茂盛，當代書法家曹宇寬先生揮毫為之寫下了「天下銀杏第一樹」的題字。

銀杏在中國古代稱為「銀果」，如今又稱為「白果」。「白果」這個名稱直接借入越南語，依漢越音發音為「*bạch quả*」；「銀杏」這個名稱則借入韓語和日語，根據朝鮮語的漢字音分別讀作「은행」（*eunhaeng*）和「ぎんなん」（*ginnan*）。學名的「*Ginkgo*」來源於日本民間，日語中的漢字常有多種讀音，而「銀杏」也可發音為「ぎんぎょう」（*ginkyō*）。1690 年，德國植物學家恩格伯特·坎普法（*Engelbert Kaempfer*）成為第一個發現銀杏的西方人，在其著作《異域採風記》（*Amoenitates Exoticae*，1712 年）中記錄了銀杏的發音。一般認為，他寫的「y」被誤讀成了「g」，而這個誤讀後來被瑞典生物學家林奈繼承，並一直沿用至今。但也有學者認為，在德語中讀作「y」的音通常寫作「j」，而坎普法來自德國北部的萊姆戈，在當地方言中會用「g」代替「j」。還有學者認為，坎普法的一位助手（今村源右衛門英生，*Genemon*

Imamura Eisei，也作 Ichibei) 來自長崎，而「kgo」一詞剛好準確地展示了當時 17 世紀末長崎地區的日語方言讀音。

2020 詭異的庚子年，全世界遭逢巨變，前所未見。期待人類像銀杏樹學習，挺拔堅毅。不屈不撓……。

突然想起寧福樓的奶油綴金烤白菜粒粒大白果……。紐約地鐵口罩族大概高島平已聞不到杏果味道？！來年高島平門前群英漫天飛舞也應該回鄉了吧……。

註 邊到，粵語哪裡之意，不久前我才跟室友阿 Paul 學過。